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五二十集四編

哀情小說

卷下

露惜傳

上
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露惜傳卷下

英國司各德著

揚州陳大燈
靜海陳家麟 同譯

第十六章

來溫武德蚤起。復見巴斯吞。面似重有憂者。不似昨夕之歡洽。一夜未得好睡。故形神交瘁。卽上所謂恨巴斯吞之恨。愛露惜之愛。兩兩相戰。來溫武德賦性高傲。接待賓客。不能掩勉强之意。巴斯吞以爲如冰已泮。不復再合。自恃善於辭令。玩此孺子。燭不能破我老謀。巴斯吞又欲續申昨夕之意。引來溫武德至屋隅。謂之曰。吾友勿絕。我終欲與君詳言之。我與先侯之事。非溯委窮源。不知曲在令先人也。來溫武德聞之。面色已變。一語不發。巴斯吞又曰。先是先侯借吾家二十萬馬克。來溫武德不復可忍。不能容彼畢其詞。乃艴然曰。此地萬不能聽君開此譚判。予心沈痛。不欲對吾先父畢命之地。答君之間。吾一念先人慘烈之事。寢恨而終。故言多不擇。吾爲人

子。又適與君爲賓主。何必迫我不安於主位。而得一盡吾言乎。是宜別擇一地。各有
主權。然後提議兩家之事。始爲得體。巴斯吞曰。不論何時何地。合乎公平。無不如命。
須知目前。吾所據之產。先俟爭之久矣。已成鐵案。萬無挽回之理。來溫武德曰。君所
得之產。皆吾祖吾宗以鐵血經營而成。君須知所謂鐵案者。非賣非典。亦非經公判。
奉君爲抵債之件。吾觀近狀。君似實無隱藏。君善語言。又諳法律。想無霸佔攘奪之
理。巴斯吞曰。吾從前疑君性暴躁。今觀之乃知其謬。君蘊藉有餘。持論得和平之旨。
請再容我數語。以申我欲言之隱。來溫武德怒甚。亟止之曰。不可。此間非提議此事
之地。有英國上議院在。前者有功於王室。得擁此產。物還故主。此其時矣。來溫武德
頗不滿意於此老。狀亦立變爲激烈。欲得甘心。忽一引首。露惜適立於側。露惜知其
父與論此事。竟以爲切己關心。不避竊聽之非禮。聞來溫武德之聲音漸驟。知來溫
武德將肆無禮於其父。及流覽所有一切之貧況。知其絕無聊賴。不免有挺而走險
之事。因以身近前。若爲排難解紛者。兩人目光相觸。面赤心震。繼乃各低其首。巴斯

吞於其時觀兩人之顏面。會心獨遠。轉覺上議院不足畏。所畏者來溫武德性烈。將有法外之舉動。今幸有左右吾側者。可以使剛者立化爲柔。吾不懼矣。此時旣不與之決裂。以大度包荒之。如釣魚然。鉤已入水。獨不亟亟舉竿。須視鉤絲沉重。值得一釣而後舉。此老之奸詐。乃欲肆行於男女相引。感情夾縫之中。在此老原不居心以女戎勝人。而來溫武德畏首畏尾。所處實難。巴斯吞愛露惜如性命。又豈肯以危道貽之。不過來溫武德見之。則可以爲吾欲爲。如燈之欲然則然。欲滅則滅耳。無如上帝無情。已備一極毒之報答。方來溫武德怒氣畧平。露惜亦覺漸可相近。格里白適入稟白主客。朝餐已具。相將入廳。所食之品。方置厨下。卽昨夕餘賸者。格里白先爲巴斯吞斟酒一杯。恭敬而言曰。錫杯殊亵貴人。因銀杯送至意丁伯訥修理。來溫武德曰。汝云意丁伯訥修理之銀杯。恐汝不知。吾亦不知也。格里白唯唯。復進前對來溫武德曰。今有一客。立候主人。不識主人願見否。來溫武德曰。此人願面我乎。格里白曰然。吾不欲自專。主人可從門隙觀之。勿延入。可見則見之。來溫武德曰。何以畏

之如此。豈吾有債主。相見卽欲拘我乎。格里白曰。吾家貧不至此。安有債戶登門之理。又近來溫武德之耳低語曰。此來者。吾不欲主人徑見。先瞞之爲妥。來溫武德不聽。直至門外。來者非他。克累基埒也。鼻端紅色。側其帽。腰刀手槍。獨立岸然。桀驁不純之氣。一望而知。來溫武德遙望卽呼之曰。克累基埒。吾與汝無要事可勞。賜顧有言。卽請於此立談。屋中有客。恕不迓汝。吾昔日臨別之言。至今日仍如前議。不能增減隻字。汝來何爲。克累基埒雖曰無恥。聞此語慚愧之至。頗形於色。毅然曰。我來爲君致一語。因此人不欲復見君。來溫武德曰。誰屬君傳語於我者。克累基埒鄭重其辭曰。吾之友。亦君之友。巴克勞也。君款之不成禮。大有責言。使我來問罪。且訂決鬪之時日。彼此須持兵一決生死。在此樓一買露之內。皆可用作戰地。我已允巴克勞爲彼作證。君須自覓一人。言時手控馬韁。極驕矜自得之態度。然格里白閉門絕客。讀吾書者知之。來溫武德固不料謹愿之老奴。爲此創舉也。因冷笑謂克累基埒曰。吾實未開罪於彼。此汝爲之祟。即使吾兩人失和。至於決鬪。君亦不足爲判斷。當選

之人。克累基埒一手執韁。一手出刀於鞘。謂來溫武德曰。昨夕若非我從中勸慰。吾友且不能待至今日。來溫武德曰。不論如何。汝勿留此。且速去。克累基埒曰。卽持此語以復巴克勞乎。來溫武德曰。不能僅此一語。卽煩往告巴克勞。如此語真實。必派一人過我。言明其故。吾始有回覆。憑汝造作。爲吾兩人開釁。吾不能從。克累基埒曰。巴克勞所存君處之零物。可交我攜去。我爲致之。來溫武德曰。不問有無價值之物。吾當飭僕人送還之。君至不可憑信。安能舉以付汝。克累基埒至是乃怒髮上指。目露凶慘厲聲曰。汝今日辱我太甚。我勢亦不復忍。汝所據之宅。直是盜賊之巢穴。來溫武德手中持有一棒。不及止其下語。併力猛擊之。適中其執轡之手。兼傷馬額。馬驚躍。四足上騰。蹄鐵蹴亂石生火。星星四散。克累基埒由來膽小。見來溫武德暴怒。忽一凝注。乃跨身上馬。急馳而去。來溫武德方欲上樓。見巴斯吞獨立於樓梯之下。乃悟克累基埒。忽然若有所觸。不與己校之有由也。巴斯吞曰。吾見之矣。吾相其面甚稔。似乎識面未久。彷彿其人之姓名。爲克累云云者。來溫武德曰。然。克累基埒。是

其姓名。格里白曰。此人必非善類。吾見此人面部已現有絞人之架。巴斯吞曰。格里白可謂有目。能相此人。吾亦謂此人死期不遠也。吾憶及之矣。兩禮拜之前。予在樞密院曾一見之。彼方對簿。讞員推審甚嚴。來溫武德因問巴斯吞曰。彼因何事執付問官。此一語在來溫武德似乎隨意一詰。巴斯吞則有無窮之希望。得此機會。可以暢所欲言。忽然滿面笑容。攏來溫武德之手。相將上樓。謂來溫武德曰。此事言之可笑。然吾爲君一道其詳。其情事必能適君之聽。言時。又覓廳事之僻處。若深恐露惜。又來竊聽。殊礙清談。故避之不遑也。

第十七章

巴斯吞此時神氣煥發略有得所假手之樂。其畏懼之思想。雖未盡息絕。而舉止言論之間。從容閒雅。來溫武德心知其異。聞巴斯吞呼曰。吾友。彼此不得相見。則疑惑滋多。此吾兩人天然之過失。此皆由小人簸扇其中。故作譖愬。使兩家怨毒日深。則爲禍之烈。殆不可問。吾如聽彼小人之言。再加以任意孤行。尙可與君有今日乎。君

今居處自如。尙可隨時隨地。與我一質以翻舊案。設使予不肖。逆如汝之所料。君將並此亦不能也。意丁伯訥之獄。倫敦及他處之獄。卽子之家室矣。君卽越獄而逃異國。亦必終其無歸里之日。來溫武德曰。君何必以危言悚我。竊謂君當開誠布公。幸母如此絮語。巴斯吞曰。我本無報人之志。而先爲人疑。皆吾不謹慎言色之故。吾有一友。吾最服膺。彼從前實有犯罪之事。獨能處之泰然。絕不一露於顏色。局外每爲之危。以爲罪將不宥。彼乃於人不及察之中。已化其事爲無有。來溫武德曰。請專論克累基塲之事。不必泛論其他。君適者之言。似有人疑我。巴斯吞曰。疑汝云乎。有憑狀在。可給汝觀之。我且攜副吾身。勞克哈特來。吾有文書之夾袋。汝所司者。可爲我取來。汝未遺忘置寨中乎。勞克哈特諾諾而退。巴斯吞若不對人談論。咄咄自語曰。吾知此件。必在行篋中。不然。則仍在寨宅祕密處。汝如一見此件。必自下。不如是之疑我也。言時勞克哈特以夾袋授巴斯吞之手。巴斯吞於中檢出兩紙。此兩紙果何物乎。一則伊地葛殯父違制抗法抗教官中之報告書。一則巴斯吞爲來溫武德辯

護。致樞密諸重臣之函稿。巴斯吞含笑奉呈於前。似已忘身在局內。爲兩家釋怨結好者。巴斯吞以兩紙付來溫武德之後。轉身見格里白在側。因與之閒話爲樂。格里白切齒寒心於巴斯吞。已非一日。此時獨中無芥蒂。直以佳客待之一。則見巴斯吞對其主人執禮既恭。情詞投報。悱惻纏綿。竟似忘年之友。歡洽平生。一則見露惜年華方稚。色可傾城。我見猶憐。彼肯於主人之前。如依人之小鳥。則前隙何如。不覺爲此二者所障。來溫武德持兩紙翻覆讀之。以手加額。頗極思索之力。初猶考察眞僞。不得其用心之所在。思之思之一。讀再讀。信其不假。毅然決然。許此老爲忠厚長者。於何知之。因再讀之後。卽起立與巴斯吞執手道意。親切密邇之至。並陳述種種感謝之語。巴斯吞自然欣喜逾於所望。兩人忽結一重美滿之感情。卽素好相逢。亦不能如是之神速。此情此景。露惜又從旁得之。不意來溫武德之堅毅。今又如是之謙下。或者受屈不勝。乞吾父一矜全之。悲來無端。忽然爲之淚下。巴斯吞曰。勿哭。汝何爲乎欲哭。汝殆見汝父直道自持。肯寬假此間少主人乎。雖然。吾是律師。汝之爲此

無名之哭。果何意乎。又對來溫武德曰。汝今者應如何報我。假使兩人易地而處。我如爲君之所爲。汝恐不能如是之爲我也。然此言則屈又在我。君所報我者。尙百倍於此。君救我及吾女之性命。吾何敢忘。來溫武德旣自怨艾。對人愈覺愧悔。乃曰。吾所爲不過一念之仁。與君之保護我者。至不相類。君知我怨君之深。爲君世仇。而能出此。則所謂以德報怨。所見者大。非尋常行事所可比例。巴斯吞曰。以吾斷之。吾兩人各有長處。君不失爲血性之男子。吾不失爲明察之律師。君救吾父女於生死呼吸之間。比之吾之筆墨解釋。則我之所施者。渺乎小矣。來溫武德曰。吾慷慨有度之內相。吾不揣貧賤。敢從此許君爲友。來溫武德至此。前後判如兩人。舉從前之積恨。死父之遺命。殯父時對衆之誓詞。乃一一置之外格。里白觀此意外之事。亦爲之愉快。其所以致此者。雖不能知。但兩家和好。有利無害。如再申之以婚姻。則來溫武德塞。可以仍隸吾家。內相必以此產。勝其所愛之女。露惜見來溫武德矯矯不羣。以爲偶然屈服。必不可持久。竟自忘其所施之恩。而大感其所受之德。兩好相投。不

似前者之兩賢相阨。不覺自出纖手。授來溫武德執之。以誌此喜。兩小無猜。以情相感。各忘其父仇。各蓄一感恩之心。其情態固有可觀者。巴斯看見來溫武德引罪自咎。屈伸自由。不失爲烈丈夫之舉動。光明磊落。絕不稍加以掩飾。略參以猶豫。與其女並立。儼然如未婚之天然夫婦。巴斯吞愛露惜。幾於出入必偕。楚楚可憐。安能常依老父之左右。女子生願爲之有家。相得一婿。必能庇覆吾女始佳。今觀來溫武德之魁梧英武。世之閥閱少年。無出其右。得婿如此。夫復何言。涉想至此。忽然憶及此子孤貧。何以度日。吾妻必不肯從吾所請。惟吾果與來溫武德始終堅固其情好。不慮其妻之作梗也。少選笑謂來溫武德曰。君今知我爲正人。得意忘言。竟自去其好奇之心。不復問克累基埒乎。君須知來溫武德觥觥爵侯之嫡子。其姓名已與此克累基埒者無賢無愚。並載於樞密院供詞之上。來溫武德曰。吾與彼無素。暫與周旋。何敢嘆血噴人。恣意污穢。雖然。與之偶接。吾之不明。不可諱也。彼究謂我何事。巴斯吞曰。事亦不多。不過欲國家執君爲國事犯耳。彼謂汝投法蘭西。又謂君入再克派。

諦黨。此兩事必居其一。我亦不甚記憶。彼固對間官言之鑿鑿也。君有至好之公爵某。方將與我修怨。兩事殊不能混同並舉。來溫武德感激巴斯吞。至於無可擬議之處。復執巴斯吞之手而言曰。仇自是仇。吾不敢力白其無。今若此。是感恩之不暇也。巴斯吞亦執手還禮以謝之。復聞閒敍說曰。更有密斯忒巴克勞。克累基塔亦牽合在內。吾甚憂之。奈何甘爲匪人引誘也。來溫武德曰。此人已有年事。似當辨別人之賢不肖。以爲立足地也。巴斯吞曰。此君雖不是少年。然知識不足。固方引克累基塔爲同志。以爲一人之交。來溫武德曰。巴克勞之爲人。吾能信爲君子。尙不至有下賤敗德之事。巴斯吞曰。此人殊不惡。且家產雖散盡。仍有遮敏吞之產。得之尙足以自豪。遮敏吞不失爲貴人。性卞急。從前應承襲者。共有六人。乃竟相繼而死。此後僅巴克勞一人。當繼。遮敏吞之田地。與吾產相毗連者居多。統計之。不下數十萬。巴克勞卽善揮霍。尙可供彼十年行樂也。來溫武德曰。吾甚祝其如此。從極貧困之後。忽然擁此雄資。或者可以變化氣質。今日之所處甚危。適間克累基塔來爲巴克勞之代

表實非巴克勞之福也。吾恐克累基埒終不免爲彼造禍於將來也。巴斯吞曰。克累基埒者。鳥中之鴟鴞也。一入人家。則不祥莫大焉。格里白侍側久矣。彼此縱譚。竟忘飢餓。且先進食。恐已過朝餐時也。

第十八章

進食既來。溫武德出廳事。巴斯吞父女匆匆欲行。稍憩似有所待。來溫武德似將召集家人準備扈從。以示主人將出。其實僅一老奴格里白耳。因巴斯吞邀與同往故寨。互相過從。本無來而不往之禮。來溫武德席間已言之。格里白固在側。耳重聽不知有此事。來溫武德尋入格里白所居之屋。穢殘物件。堆牀架屋。入者氣爲之逆。格里白謂客當去則喜。算所餘食品。客如暫留。則憂將無極。自語曰。妙哉。巴克勞去矣。不然。是區區者安能供巴克勞之大嚼。彼食時絕不讓人。以今所餘。我主僕可支兩日。然不能必。貴客之不留。晚間以何者爲敬。來溫武德突入。告以將至故寨內相家。盤桓一兩日。言時頗自慙沮。格里白心有所寄。手中方疊一白手帕。驟聆此語。如驚

迅雷。面色頓變。其白如手中所疊之帕。踏踧而言曰。上天降罰奈何。來溫武德曰。此何至於獲罪於天。我亦不過循報聘之例。一往存之。上帝亦不應禁止。格里白曰。主人恕我。老奴年百歲。終在僕從之列。不應妄參末議。但爲世僕。曾侍主人之父。與主人之祖父。卽主人之曾祖。吾在兒時。且得一見顏色。來溫武德曰。此語何所取義。與我答一鄰家枉顧之事。兩不相涉。格里白曰。主人聰明天賦。必能戒主人勿往。且就表面上言之。此去與名譽上亦有不完全之處。若論兩家釋怨修好。雖至於昏姻孔云。吾亦甚願。吾愛露惜貌麗。性格和順。惟祝主人謹慎。勿以騎往故寨。來溫武德曰。汝何所見而云然。吾真不能領會。汝許我與之聯姻。反不許我過訪。是何理由。汝一聞此語。面色何以灰敗至此。格里白曰。吾卽言之。主人亦不之信。先哲陶瑪斯之葉語。百發百中。萬無不應驗之理。除是主人繭足不往。巴斯吞家。則可以不應此讖。來溫武德不諳其意。且無以安格里白動魄驚心之恐怖。因故作從容。問以所語若何。格里白曰。此數語在前。從未告知主人。但自納於胸臆。時時引以爲憂。來溫武德迫

不及待。促之曰。勿作誕語。速告我陶瑪斯之言。格里白顫聲斷續。如歌如泣。述陶瑪斯之識曰。來溫武德末造之子孫策馬復入故寨門。迎得如花新婦是陳人繫馬喀魯畢。此姓遂不存。來溫武德兮。從此寂寞無傳聞。來溫武德曰。吾知旨矣。喀魯畢爲流沙之險地。在烏魯克賴德與烏魯侯泊之間。人非發狂何必到喀魯畢繫馬。格里白曰。吾觀此不過寓言。天機不洩。或者含有他意。不如聽客自歸。不必同去。即使闕簡禮節。未免不增長身分。來溫武德曰。吾甚感汝能記前言。但吾往非求新婦。且繫馬斷不往喀魯畢。斯處吾不敢往。頗怵於心。十年以前有英國哨隊人馬一部分。全數沈沒於此。當時吾與先侯尊人在樓上親見之人馬方進。海潮突來。席卷而盡。後隊設法營救。已見若人若馬。浮沈大海中心矣。格里白曰。彼南虜理合得此死法。何故貪心。窺吾疆土。吾最痛恨。且將以劍擊之。來溫武德見格里白方切齒英國之哨隊。乘此轉身出屋。仍至巴斯吞父女之前。入廳見巴斯吞之圉人。已爲己備馬以待。與客俱發。格里白開門送客。管照一切從者。恭敬合禮。以一人秉充數役。獨演此劇。

不得不謂斡旋之能手。瀕行。巴斯吞與格里白作別。從馬上曲身。以手授以金銀。此亦敬主及僕之意。必不可少者。露惜美目流盼。亦心愛此忠懇之老奴。笑而以目睨之。頗謙牧。與之話別。亦給以金錢。來溫武德與露惜之馬。首尾相接而行。若爲衛者。石道既盡。直趣大道。一從者報曰。格里白呼少主人使轉。彼謂有事關白。來溫武德心中私恨此僕之不能解事。又不能卻之。故回首一顧。見格里白鶴立以待。因舉保護露惜之權利。暫倩勞克哈特代之。復向大門之前。亟欲問以何故。格里白以手止之曰。請主人勿言。從我先說。此事不可使人聞。言時。暗授巴斯吞父女所勞之金錢於主人之手。然後曰。此三金錢。主人自攜之。來溫武德方欲擲還。格里白又止之曰。主人勿聲。持向前村。易作銀圓。更適於用。來溫武德手控馬韁。謂格里白曰。汝眞善忘。我有許多在囊底。吾在家之一切供給。皆汝爲我備之。囊錢固在也。格里白曰。主人留此少許。豈無用處。貴人家奴僕之目。最不諒人。臨行勞賞。須格外從豐也。來溫武德曰。如此再勿絮語。梗吾行路。格里白曰。主人竟不能已此行耶。其聲甚慘。大有

變徵之音。又言新婦不祥。流沙可畏。何必爲此冒險之行。大約任意之人。從來不聽
諍諫。老奴尙有囑者。主人如出獵。寨東又有一井。名穆美登。如至彼處飲馬。亦宜慎
重從事。格里白言畢。淚落如散珠。又自以巾擦乾。極兩目之力。以送主人。伫立一略
高之處。自語曰。奈何不肯離密斯露。惜於尺寸之間。古人有言。化身女子。不論何等
男子。皆可摧伏。卽如吾家。如無此女。尙不至貽我以終日之憂。相去既遠。至於不可
復見。彼乃復返樓居。仍爲一己應盡之職務矣。同行諸人。其意皆甚得。故來溫武德。
修好釋仇。亦不後悔。宗旨既定。乃專在露惜一人之身。得樂且樂。何必瞻前顧後。巴
斯吞見來溫武德遇事果斷。疑之畏之。而又喜之。如是深讐。一朝蠲去。可喜可憂。又
生出兩重思想。旣喜來溫武德不可限量。又憂其妻出而反對。心中自計。以爲一女
子。應擇何如人。而後愜意。且此姻一結。則家產之禍根。從此鍊鋤殆盡。來溫武德之
爲人。能文能武。貌旣威重。家世之高貴。亦非尋常可比。無如婦人識見卑陋。必有許
多吹毛求疵之處。再自念自家之內助。經營一切。如師保。如功臣。卽已之功名富貴。